

马宇鹏 / 著

#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zaitiantangyudiyuzhijian



丁亥文丛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 在天竺与西域之间

王仲文著  
中华书局出版



马宇鹏 / 著

#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 马宇鹏著.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8. 1

(丁亥文丛)

ISBN 978 - 7 - 80598 - 865 - 8

I. 在… II. 马…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3296 号

---

##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

著 者: 马宇鹏  
责任编辑: 宁志荣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68(发行中心)  
0351 - 4956036(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kcb.com](mailto: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mailto:web@sxskcb.com)  
[gujshb@sxskcb.com](mailto:gu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http://www.sxskcb.com)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53.625  
字 数: 130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598 - 865 - 8  
本册定价: 18.00 元

---

## 近朱者必赤(代序)

晋城市文联主席 闫安辉

正如我市著名作家田澍中先生在评论马宇鹏的两篇获奖散文《小马嘶鸣出太行》中开头所说的一句话——“被忽略的，往往是最熟悉的。当你一旦发现，重新审视时，不由得生出许多惊讶和羡慕来。”

要说熟悉马宇鹏当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是文联的一介元老，当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当时在长治的晋东南地区文联盖起一幢两层办公楼和十多套家属房后，便由于工作需要而离开文联荣调到地委宣传部工作。虽说工作单位变动了，但还在文联的家属院里居住着。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通讯员，黑瘦高挑，机灵干练，操一口浓重的阳城口音。只知道他姓马，大家都叫他小马。由于自己工作关系已离开了文联，便对这个小伙子没多介意，从来没有与这个乡下来的孩子搭过一句话，只是在朝出暮归时看到他为这座文联大院勤快地跑来跑去，让我顿生出无限的好感。因为这座大院毕竟浸透着我几年的血汗。后来当我搬出文联大院也就慢慢把他淡忘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是命运还是缘分，2002年组织上安排我回文联做领导工作，对于小马仍在文联似乎觉得合情合理，只是觉得大家仍叫他小马，有些不舒服，我便在会上宣布：“从



今天起谁也不准再叫小马！小马都成老马了，怎么还能叫小马？他也算是文联一名老资格了。”虽是玩笑话，却有一份感情在里边。后又听说小马在作家们的熏陶影响下，创作发表了不少作品，因中间下过几年海，回单位后似乎个人的几项事情一直没理顺，更感有些不公，为此，我颇有几分“武断”地为与他一起下过海的几个职工解决了个人的一些后顾之忧，并将马宇鹏大胆地安排到《太行文学》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这样一来，“小马”是没人叫了，“马编”这个绰号却被叫响了。

为拍电影《红山雨》和修建赵树理文学馆，几年来忙得昏天黑地，临近2007年春节，他居然将整整齐齐一沓书稿放到我的面前，怯怯地说：“闫主席，我想出本作品集，并想请您为我写个序。”

我先是一愣，再掂掂书稿的分量，沉甸甸三四斤。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年来时刻鞍前马后跟随我拍电影、办刊物、搞修建，事无巨细，事事拉他，几乎一天也没脱离我视线的“马编”是怎么鼓捣出这么多作品来的。

他如数家珍，一一向我介绍哪篇文章发至何方，曾获何奖，曾被哪刊转载，入选哪部书……没想到，没想到，真的让我没想到。

然而，真正让我心灵震撼的还是他的作品。尽管他的作品都不是什么宏篇巨著，但无论散文还是小说都表现出作者丰富真实的生活积淀和对文学的正确理解。他能把他那在漫长时间中的复杂积累带进了他独特的叙述语言之中，形成了一种颇有意蕴的厚实文风。无论散文《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难忘故乡水》、《不该忘却的记忆》，还是小说《哟！我那鸡蛋牛骨头》，无一不是深刻展示时代、揭示人性、鞭挞丑恶、怜悯贫穷，令人心悸、令人震撼的佳作。相比时下相当一部分作者或作品犯的一种“浮躁”病，因为缺乏生活而去所谓在文学上“另辟蹊径”，一味表现“自我情感”“自我意识”的无病呻吟，我认为马宇鹏的作品确实是一种“文学的回归”：回归到以现实生活为准则的基础之上；回归到“读者喜爱”的标尺

上；回归到弃恶扬善、教育人、警省人的原则上。

我非常爱讲古人的一句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篇好的作品，或让人醍醐灌顶，或让人掩卷深思，或让人泪流满面、揪心不已，一辈子都难以忘掉。绝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

做人要真实，当作家也要真实。我所说的真实是要脚踏实地做事情，脚踏实地生活。我想马宇鹏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有这样—个火花四溅的迸发，除了环境的影响和自己的勤奋，更重要的是他来自苦难的贫穷农村，农民的艰辛和苦难浸透了他的灵魂。正如他在作品中写的“看着土里刨食的那双粗糙的手，我的心一直是潮湿的。我能体会到在那穷山恶水中，他们必须直面那凄苦风雨，任其劳，任其怨，任其难，任其害。那种艰辛，我体会过、诅咒过，并有机会逃脱了它的纠缠，而他们却没有这种机会。他们得认命，年复一年，日复—日地去品味这种艰辛。这种艰辛犹如万把利刃，无时无刻不在穿刺着他们的生活，无法回避，无处躲藏……”正是这种对时代、对农村、对农民如此透彻的了解和理解，才有了那份真实感人的笔端哭泣和笔端泪水。与他作品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方面便是他的做人。他来自生活的最底层，骨子里没有有些作家惯有的“矫情”和“傲慢”，哪个是该我做的，哪个是不该我做的，谁也求得动，谁也用得转，我常说小马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文联二十多年，与其说他是一个作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杂家。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都比较熟悉。而这恰恰是作家所必须具备的。说到底，—句话，是生活成就了他，是生活引导他走向了正确的文学道路。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苦难才是文学的宝藏。—位作家一旦有了这两个东西，他便拥有了文学丰厚的矿床。反之，再有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文学功底，最终也会成为无根之树，无源之水，难以摆脱江郎才尽的命运。

我在许多场合讲过，我负责把赵树理文学馆建起来，为作家们



创造一个舒适优越的创作环境,衷心企望作家们都能够写出一些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好作品来。作为通讯员出身的马宇鹏二十年“近朱者赤”地完成了一个从农民到作家的蜕变,让我深感欣慰和自豪。同时希望无论已有文学成就的还是尚未成熟的作家们都能够像马宇鹏那样一如既往地体味生活,刻苦创作,唯其如此才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2007年春节期间写于晋城市赵树理文学馆





# 目 录

近朱者必赤(代序) ..... 闫安辉(1)

## 一、散文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 (3)

难忘故乡水 ..... (10)

秋日闲事 ..... (17)

想忘记你不容易 ..... (20)

我想用你身份证 ..... (28)

逃遁采石场 ..... (31)

到西面去 ..... (35)

打了水漂的借钱人 ..... (39)

渴望春的气息 ..... (43)

不该忘却的记忆 ..... (46)

远房堂兄 ..... (51)

我的儿子 ..... (54)

哦,我那脆弱的文学梦 ..... (56)

红枣情 ..... (58)

碧花 ..... (60)

千万别忘了游龙门 ..... (63)



## 二、小说

- 哟！我那鸡蛋牛骨头 ..... (67)
- 谁舍亲丁 ..... (73)
- 迷失的秋天 ..... (84)
- 枣儿真甜呐 ..... (94)
- 车到山前 ..... (99)
- 头衔 ..... (102)

## 三、报告文学

- 为了这一方净土 ..... (107)
- 虽九死其犹未悔 ..... (122)
- 古晋名城竞风流 ..... (165)

## 四、地方风物

- 李自成与饮马泉 ..... (195)
- 吃一寺 还三寺 ..... (197)

## 五、随笔

- 孜孜的追求 ..... (201)
- 理脉相连的柳氏文化 ..... (203)
- 永存的精神 ..... (207)
- 遥想赵公当年 ..... (211)
- 走在圣贤的光芒里 ..... (215)

## 六、附录

- 小马嘶鸣出太行 ..... 田澍中(221)
- 生命无语的“无语” ..... 王之元(225)
- 冬去春来又一夏(代后记) ..... (228)



散  
文





##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人常说为善者上天堂,作恶者下地狱。天堂和地狱,都在另一个世界,活着的人是不曾亲历的,即使见过,恐怕也是在梦里或富有局限的想象中。当然,即使没有天堂,活在世间,也应多做善事,替今人正德,替古人宣德,替后人立德。不可不以天堂为行善之阶,同理,即使没有地狱,不可不以地狱为作恶之戒。上天堂也好,下地狱也罢,都是离开人世以后的事。

自恃体质好,我一直避讳着去医院,更少吃药,看医生。不解打针输液的感觉,更体会不到做手术的痛楚。但在孩子出生那一年我却无可奈何地与医院打上了交道。

先是乡下的老爹得了一种病。乡下医院的医生说:这种病,咱这里看不了,你得到城里的大医院去,做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就好了。父亲一是为钱所虑,其次是此病属泌尿方面之事,羞于启齿,便一直拖着。直到再耽搁不下去时,才苦了一张脸来城里找我,要我替他作主。

我带父亲走进了那座全市最大的医院。

楼下楼上折腾了两天,终于有了各项化验的数据,医生看过了眼前一张张雪片般的化验单后,铁板钉钉:先交上六千元住院费,准备手术吧!那口气不容质疑。



看见父亲用吃惊的眼神慌慌地看着医生时,我的心里一沉,但很快便对医生的话做出了应答:行!我觉得那一刻必须这样,我不能把犹豫不决的信息,在这个时候传递给他们任何一方。那样,只会延误人的生命。

回到家中,父亲凄凄地说:吃人呐,六千怕也不到头,我不治了,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花这冤枉钱,不值。

我知道他的犟劲又上来了,便用激烈的言辞唬道:怎么不值?你就是一尊不说话的塑身,往这里一放,就是我的爹,娃的爷!

我深信,天底下最能打动人心的话,便是儿女的话,儿女的话在父母的心中是最入耳的。尽管你曾信誓旦旦,不返其思;但在儿女的绕膝劝慰、哪怕是激烈言辞中,你的一切不悔誓言,坚强意志,都会瓦解,都会消弥。

在我和妻子的张罗奔波中,父亲顺利地住进了医院。妻子腆着快临盆的大肚,忙前忙后一直守护在病房,照应着医院的事。

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父亲现在斜卧病床,做手术这么大的事,我的心还真有些忐忑不安。我怕万一有事情发生,我难辞其咎。我得找个和我能背靠背坚持的人分担。打定主意,我便给哥哥挂去电话,告诉了他父亲做手术的日期。电话那头一直沉默着,听我夸大其词、耀武扬威地炫耀完自己多么孝悌,多么辛劳的功德后,才听哥哥讷讷地说了句,爸的病连累你们辛苦了。说完又告诉我,他已求信贷站的主任,贷到了一千元,不久便亲自送来。

手术的前一天,哥哥来了。

在乡下生活的哥哥长我两岁,有一双儿女,家境一直很差。但哥哥也是父亲咬了牙供其读完高中的人。即使衣着很旧,却一直能保持得很洁净、整齐。他来了,一直心怀愧疚地站在父亲床前。寡寡的几句问询后,便抚着父亲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看着土里刨食的那双粗糙的手,我的心一直是潮湿的。我能体会到在那穷山恶水中,他们必须直面那凄风苦雨,任其劳,任其



怨,任其难,任其害。那种艰辛,我体会过、诅咒过,并有机会逃脱了它的纠缠,而他们却没有这种机会。他们得认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去品味这种艰辛。这种艰辛犹如万把利刃,无时无刻不在穿刺着他们的生活,无法回避,无处躲藏,使得他们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习惯了沉默,习惯了承受,养成了寡言。

由于正是农忙季节,地里撂着大堆的农活,哥哥需要返回劳作。

临行前,我领他在路边的饺子馆,为他要了一海碗饺子。吃的时候,他非给我拨出好多。他说:爸走后,妈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爸的手术全靠你了,地里的农活我给拾掇吧。说完从怀里小心地掏出个纸包,剥了一层又一层,说这里有八百块钱,留下让父亲医病吧。我问他回去的路费,他答有。

哥哥的纸包里,其实已不曾剩下钱。但我想电话里说准贷到一千的。可能他留着些急用吧。反正,生活在乡下的人和事,你猜不透。他没有说明,我也没打算问清。

哥吃饭的时候,吃得很慢,下咽时看上去很艰难。我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没事,可能前些时寻车奔走上了火,喉咙有点疼。

提起车的事,我又得多说几句。半年前,他把多年的积攒拿出来,还举了债,买了辆农用时风车,他办理了各种手续,很快也学会了驾驶。他想用他的勤劳,加快致富的脚步,来圆农家人也许不算过分的梦。可这个梦很快便破灭了。

窄小的乱石小路,阻挡了他把车停放在院落的想法。他便把车用铁索锁了,停放在庄上的打麦场。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夜里,车被盗车贼锯断铁索,悄然盗去。

报案后,派出所的人来了一趟,漠然地问了几句后丢下句话:等消息吧!老实的哥哥翘首盼望了一个月,又跑去催问。一个很年轻的协警毫不客气地训道:“催人上吊呢?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得一件一件做,多少杀人放火的大案还没破呢!你说,谁偷的?我



们立马去铐人。”

哥哥灰灰地从派出所往回走，一路上也没想出是谁偷的，但又不甘心。此后便和年迈的父亲背了干粮，翻山越岭地寻访。

也许，苍天真是有眼。三个月后，他们在邻县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三轮车的“尸首”。这是仨兄弟开的一个名为农用车修配站，实则是一个盗车团伙，盗来的车辆被他们拆卸后，经过张冠李戴的拼装，像是完好的新车，再廉价销出去，生意一直很旺。锁定目标后，他们不敢怠慢，直接跑回县公安局，由局长亲自带队，他们做向导与邻县公安联手出击，一举捣毁了那个团伙，牵出了一串丢车无头案。作为主犯之一的老三，虽已应征入伍，但那时李沛瑶事件刚发，谁敢儿戏？一纸电文过去，那个可怜的当兵人便被开除了军籍，回到了他该去的那个监号。

这件事，像个奇迹，轰动了当时的山城，很长时间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人常说，人生在世，易得的是形体，难得的是品性，易过的是时光，难返的是年轻。寻车的事，使他们元气大伤，看上去老了许多，尽管身心俱疲，但提起此事来，他们就很兴奋，觉得很骄傲很值。

父亲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伤口愈合刚抽线就要坚持出院，他说床位一天好几十，简直是在剜心。我听后便不再坚持，将他接回我家调养了月余。

父亲走后的第三天，妻子到医院生产。先是贫血，两眼看不见。医生又说胎心微弱，胎位不正，必须立即剖腹。

置身纷乱的事，已身不由己，只能人随事转。我像手握生死笔的阎王，在医生的诱迫下，一股脑地签字、买血、请人吃饭，才使他们母子摆脱了那险象环生的境地。

在医院停留的十几天，盼得了一个鲜活的生命诞生，一枚果实的落地，心里真是悲喜交加。望着产后虚弱的妻子，望着光着身子、哼哼唧唧、手脚乱舞的幼小生命，竟生出无限感慨，是生命的可





贵？还是人世的艰辛？抑或是平凡人挥之不去的人生烦愁？

……

在一个傍晚，我接到一个来自家乡令我惊诧的电话，那是个刚满十八岁孩子的声音，没有任何遮掩：哥，我妈死了！我不信，可那声音说医生说了，他妈的五脏六腑都坏了。我愣了很久。中秋节我回去时，见过他的母亲，正在挑水，怎么才十几天，这个人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我知道那无助的人，先说胸口疼，之后儿子丈夫将其送往医院，医院说先用药后手术。在输液的过程中，她突然脸色铁青嘴唇乌紫，浑身抽搐发冷。经办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峻，后果可怕。便糊弄说，你妈的病已到了晚期，趁人还有口气，回去准备后事吧。

他和父亲便急急地乘院方的救护车，将人运回了家，那天夜里人便去了另一个世界。孩子是草葬母亲多日后才告诉我的。

死亡虽不可避免，它也不会刻意地去照顾谁。可这样的死，似乎轻易了些，像谜一样。

……

深秋时节，冷雨敲窗。我又收到了一个足可以击垮我意志和躯体的噩讯：我的哥哥走了。他才三十五岁呀，一个本该旺旺生活的生命，却又撒手人寰。

他因病而去，而夺去他生命的是晚期咽癌。他一生不抽烟的，也许生活的窘迫使他压根不敢有此奢望。母亲说，临终前的哥哥，言语已非常困难，他的病使他无法进食，生命最后的三十多天里，完全靠输葡萄糖液体来维持生命。他一生仰不负天，俯不愧地。支着孱弱的身躯，翻着那本发黄的记事本，一笔一笔交待着他与人交往时发生的流水账，有他借别人的，也有别人欠他的。他叮嘱家人，人走账不能了。他的目光中诉说的遗憾，应该是两个未成年的儿女成长和他们身后漫长的路……写到这里，我的心头隐隐作痛，

